



深度报道



作者 辰光

这个深度报道组与报社其他国内部的记者不同，其他记者一般是哪里发生了重大的突发事件就奔向现场采访，然后回传稿件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江天养一般不会在这个时候去现场，他都是在整个事件已经被其他媒体报道得几乎面面俱到之后才动身，然后从更深的层次挖掘新闻事件的成因、内幕以及那些被其他媒体所忽略的东西。

往往江天养的稿件见报后，很多曾经去过现场的同行都会捶胸顿足地后悔自己当初大意了，遗忘了本来应该想到的新闻点。

更多的时候，江天养的报道是一些负面新闻。因为《中国法制观察周报》在很多省份设有记者站，这些记者站往往因为发行或广告得依靠所在省份的原因，而不太愿意揭当地的短。

因此，报社特地让江天养和一名快要退休的老记者组成深度报道组，在地方记者站不便出手的时候突发奇兵，有时甚至要绕开地方记者站，去进行一些舆论监督类报道。就拿前一天在L市暗访交警选择性执法这件事来说，如果让那边的记者站去做，恐怕这条新闻又要石沉大海了。

也许正是因为江天养他们所做的工作在报社里地位重要，因此，总编辑周浩然曾经不止一次地当面告诉他和那名老记者：“你们开车时如果遇到交通事故，除非是你们撞了人或者是被别人撞了，否则你们绝对不用停车。你们不是跑热线的小记者，你们是有着特殊使命的，是我的撒手锏！”

周浩然每次说这话，都似乎有一句潜台词：“我不白养你们，关键时刻你们得能顶上去，得拿回真东西，要是出了

差错，我随时可以开了你们。”

电视画面下方一直滚动着天气预报的字幕，上面显示，一场大雪正从西北部慢慢地向北京袭来。

“前几天你们国际部是怎么说哥本哈根的气候大会来着？说是挽救全球气候变暖的唯一机会，还说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无法逆转，对吗？”江天养冲办公桌对面的国际部记者薄波说。

“对，我们的稿子是这么写的。”薄波正在写稿子，听见江天养的话抬起头来，“报道说，气候变暖已经开始威胁到每一个人，50年后我们将成为气候难民。”

“50年后的事情谁也不知道，不过现在我知道的是整个北半球都在下雪！”江天养说完向墙上的电视机努了一下嘴。

薄波也抬起头看了一眼电视，随后把自己正在赶写的稿子通过编辑平台给江天养发了过来：“你看看我现在写的是什么稿子。”

江天养看那标题竟是“气候变暖正威胁我国大部分地区”，不由得“扑哧”一下笑了，问：“哪里发来的稿子？”

“新华社下午发的，咱们报纸明天生活版面的主打稿。”

“要是让我当编辑，天天编这种新闻稿子，那我上班的心情肯定比上坟还要沉重！”江天养无奈地摇了摇头，“北京市民在风雪中看到这个稿子时，不骂你才怪呢！”

“明天谁挨骂我不知道，不过我知道你要再不下楼去接待室和L市那个交警支队姓吴的副支队长见面，你就快要挨骂了。周主编的同学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，我刚才在他办公室看到，他还在接那个同学的电话呢！”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白小宁已经站在了江天养的身后。

在报社里，白小宁是专门与江天养合作的直属编辑，这个来自辽宁某报社的美女有着“四禁编辑”的美誉。在她到《中国法制观察周报》社以前，先后有4名来自不同媒体的同仁被分派到国内担任深度报道的编辑，但都由于无法适应《中国法制观察周报》高强度的工作和紧张的氛围而先后以不同的理由辞职走人。

白小宁刚上任的时候，国内部主任闫刚曾经对她不抱任何幻想，甚至还安排报社的人力资源部赶紧继续寻找新人，以接替随时可能因为受不了压力而离职的白小宁。毕竟，白小宁那弱不禁风的身材和娇柔的动作，任何人看了都会为她捏一把汗。

儿子的“谎言”



作者 方刚

小孩子习惯于舞弄棍棒、砸坏东西，这是惹大人恼火的行为。这时就要理解孩子：孩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对这个陌生世界的一种探索与尝试，舞弄棍棒同样如此。只不过他们头脑中尚没有轻重、距离这些微妙的概念，所以，损坏物体并非他们的本意。

但物品还是不应该损坏的，因此，我们要平心静气地给孩子讲道理。有时讲过道理还犯同样的错误，怎么办？这时就要理解，每个人的学习都有一个遗忘的过程，需要慢慢适应。同样的道理可以讲两遍、三遍、四遍……大人还会不断重复同样的错误，为什么要苛求孩子一次“达标”呢？

如果大人讲道理时先烦了，态度野蛮了，孩子便可能以他们的方式“提醒”你犯的错误。

有人也许会反对说，这不把孩子惯坏了吗？对于习惯于强制管束方式的家长来说，这可能是惯坏的一种表现。但是，如果从自幼培养民主精神、平等意识的角度看，这恰是孩子具有民主精神的一种表现：你可以和我平等地讲道理，但是不可以居高临下地命令和强迫我。

这便是宠爱教育的核心所在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宠爱是一种欣赏，一种鼓励。而在欣赏与鼓励下长大的孩子，会是自信的，不断追求上进的。

儿子的“谎言”

儿子还不到4岁时，我便多次发现他说谎了。

明明是别人做的事情，他却说是自己做的；明明没有发生的事情，他也说得情真意切。

一天晚上，我应他的要求在一张白纸上画了几只蚂蚁。他拿着纸跑去找我妻子，说：“妈妈，这都是我画的。”妻子夸他画得好，他又改口了：“这是老师画了送给我的。”妻子又夸他，说：“一定是你表现好，老师才送的。”儿子便不停地点头。我在旁边沉不住气了，这小子不到一分钟就编了两个谎言。我刚要指责，妻子冲我挤挤眼睛，我没有吱声。

妻子悄声告诉我，儿子并非存心要欺骗谁，他只是觉得那几只蚂蚁画得好，幻想自己也能画那么好，便不由自主地说是自己画的；又出于想从老师那里获得更多关爱的潜意识，谎称那是老师画了送给他的。这便是4岁孩子的“愿望的达成”。

我恍然大悟，反觉得儿子的谎言里有了很多可爱的成分。

一天，儿子去卫生间小便，出来后对我说：“爸爸，我打死了两只蚊子。”

我很吃惊，问：“怎么可能呢？蚊子哪里是那么好打的？”

“我就是打死了两只蚊子嘛！”儿子

认真地说。

过了一会，他又对我说：“爸爸，我刚才在厕所里打死了3只蚊子。”

他妈妈下班回家后，儿子兴奋地报告说：“我打死了4只蚊子。”

我已经哭笑不得了。

我去卫生间时发现，不知由何处来了一种黑色的小飞虫，用手轻轻一抓便抓住了。我便叫来儿子，问他打下来的是否便是这种“蚊子”，儿子说：“是呀，我打的就是这样的蚊子。”孩子仍然没有说谎，他只是没有搞清楚蚊子和这种奇怪的小飞虫的区别。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，夏季的夜晚，他妈妈曾多次空手打死蚊子，每一次都能得意地对我儿子说：“看看，我多能耐，你们得感谢我。”于是在儿子的心目中，打死蚊子便是一件伟大的事业，在他的自述中被打死的“蚊子”的数目不断上升，实则表现了一种渴望“建功立业”的抱负。

聪明的父母应该在这种时候给孩子恰当的夸奖。

4岁的孩子是不会说谎的，谎言只属于成人。

真正的谎言应该这样定义：有意欺骗他人，以获取某种利益，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。

而孩子们所说的“瞎话”，显然不属于这样的谎言，他们尚不明白何为欺骗。那“谎言”只是幼小心灵对美好事物的向往，是一种理想的寄托，表现了他们童心的纯净。

为人父母者，只有真正蹲下来以孩子的视角看事物，才能读懂孩子的“谎言”，才不会无端地指责甚至伤害他们。

副刊

电话：65233688

洛阳网 www.lyd.com.cn

洛阳人，看洛阳手机报

洛阳手机报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，总量占到了60%以上

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
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712 到 10655885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